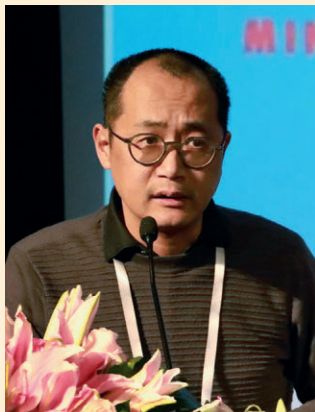




邱志杰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
艺术家、策展人

科技热潮与策展的责任

THE TECHNOLOGICAL BOOM AND RESPONSIBILITY OF CURATION

近几年，以科技与艺术为名的展览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策展界的热潮。由费俊老师策划的“媒体艺术双年展”已经举办了两届。在这之前，由张尢先生策划的“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以中国美术馆为基地，从2008年、2011年到2014年共举办了三届，并正在把这个展览变体为另外一个新的展览，以中央美术学院作为基地进行策划。高鹏馆长所主持的今日美术馆未来馆也已经做了三届。上海明当代美术馆近几年策划了“明和电机”“感官边界”等新媒体类型的展览，以及最新的展览“脑洞：人工智能与艺术”。位于798的现代汽车文化中心设立的Hyundai Blue Prize是以科技艺术为主线的策展人奖项。2018年，两位现代汽车策展奖得主——龙星如和魏颖策划的展览都有关人工智能、技术哲学的命题。从现代汽车文化中心对获奖者的选择可以看出该奖项的权重。今年现代汽车文化中心以社交智能为主题，又推出了一批科技类的策展项目。同时我们看到许多关于新媒体艺术的研讨会，甚至有“魔幻”新媒体艺术展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商业空间，光影成为这一类新媒体展主打的标签。台北故宫也推出了《清明上河图》沉浸式VR艺术展。

“新媒体”“沉浸”这样的词到处被使用，贵州隆里的国际新媒体艺术节实际是灯光节，今年已经举办到了第三届。大量的光影、投影成为这类展览的主要特征，沉浸式环境成为人们对新媒体艺术展最主要的想象。这些打着科技与艺术旗号的“新媒体展览”，成为今天最流行的娱乐与消费方式，但在在我看来，却缺失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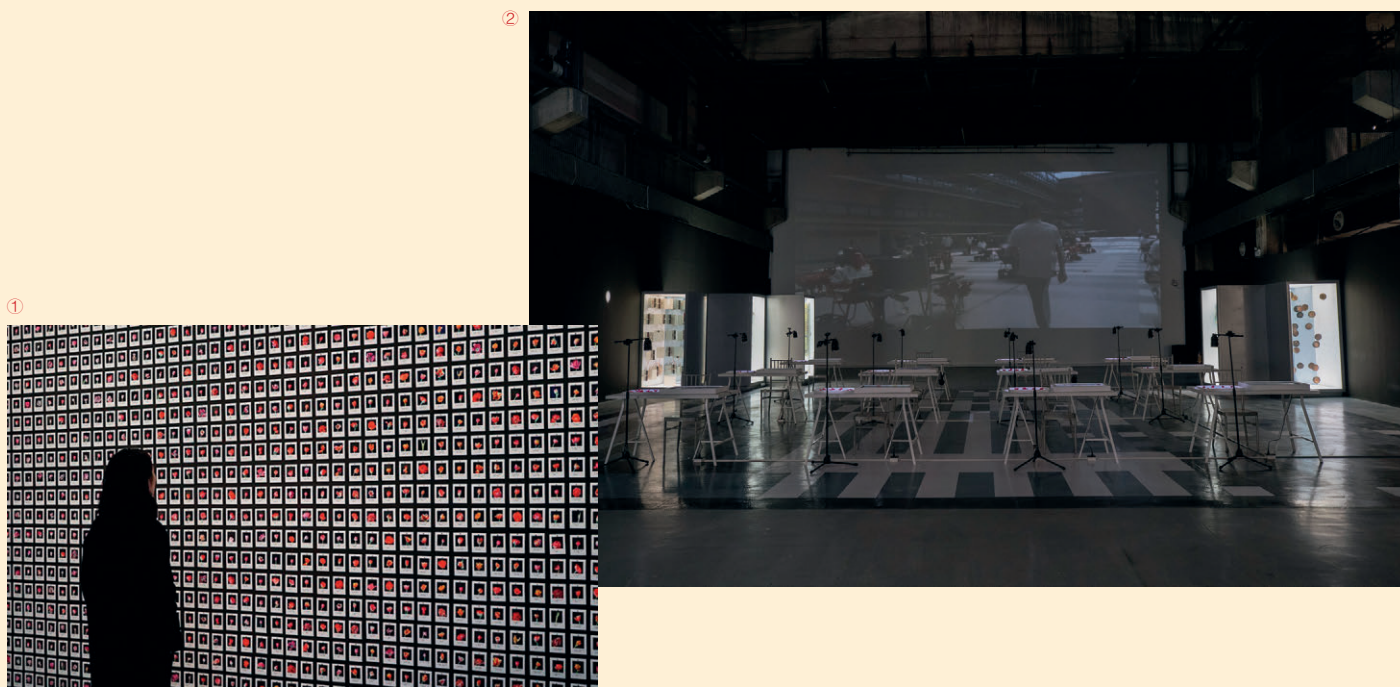
今年我策划的两个展览：位于上海明当代美术馆的“脑洞——人工智能与艺术”以及位于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的展览“科技艺术四十年：从林茨到深圳”，在潜意识里避开了“沉浸”这件事，在展览中观众不会看到大行其道所谓的沉浸式体验。我们试图彰显每件作品的独立性，而不是一

种特别完整的、感性融合的经验，以便提供一种理性思考。

“从林茨到深圳”展汇集了林茨电子艺术节近年来的一些优秀作品，每个具体作品都是可感的。沉浸式作品非常容易诱发感性体验，但过度进入感性经验容易对人进行一种洗脑。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让观众有一个退出的空间、一个付诸理性的机会，意识到艺术家和社会、一件作品和当时社会背景之间的关联。在展览中，我们设置了一个特殊环节，在每件作品标签里说明其使用的技术，同时展示该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例如一件作品如果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我们会说明该技术一般用于上班打卡。在展览“脑洞——人工智能与艺术”中，我们更加往前一步，在展览中不断说明一件作品中使用的技术以及该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

科学论文在一些学术会议中的视觉演示有时候非常接近于艺术品。因此，我们将一些数字团队的结果直接加入展厅，例如微众银行推出的一款联邦学习赛车游戏。如今人们为了获得智能运算的便利，都在上传自己的数据，这可能出卖自己的隐私。香港科技大学的杨强教授提出了“联邦学习”的概念，做了一个智能驾驶赛车的游戏，人们在玩该游戏的同时也在帮助微众银行训练一款自动驾驶汽车的模型，但是我们只上传模型，不上传个人数据，因此该游戏在获得大数据运算能力的同时，避免了隐私的泄露。这样的成果既有社会关怀与硬核的技术，也有互动性和可感性，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一件艺术品。

我正在和任职于上海科技大学，同时也是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汪军教授向全球征集科技会议上的演示作品，形成一个特殊的艺术展。该展览的文献板块也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林茨电子艺术中心为我们提供了他们四十年来珍贵的文献资料，包括不同的展览主题以及主题在不同



① “科技艺术四十年·从林茨到深圳”展览现场，邱志杰、马丁·霍齐克策展，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2019年

② “脑洞——人工智能与艺术”展览现场，邱志杰、龙星如策展，上海明当代美术馆，2019年

时代的展现，从电子音乐节到人工智能音乐节，以及机器人技术、汽车导航、谷歌建模等等。在每年一次为观众提供精神体验的同时，艺术节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对技术发展的学术思考。

观众可以在文献展中看到历年获奖作品的音频以及动画作品的视频。我们希望一件作品不仅仅是吸引大家去拍照，在感性层面得到大家的喜欢，而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扮演思考资源输出的决策者，始终带着某种责任和思考在行进。我们要意识到科技艺术的严肃性，我们的科技艺术发展已经出现了某种娱乐化的现象，过分强调沉浸和互动的价值偏向与现在的网红经济互相结合，进一步加大了消费娱乐的特征。

所以在这次林茨电子艺术节40年的文献展里，呈现了艺术节历年的主题、奖项和出版物。在历年的获奖动画展映中，有80个GB的资料。同时，文献展还设立了全球技术史单元，用不同线索贯穿起几千年来的技术发展，在双眼立体照相机和VR眼镜之间帮助观众建立起对人类在创造这种虚拟全景体验的发展历程的了解。此外，展览有一个版块是中国科技艺术发展文献展，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我们希望这次文献展只是一个起步，它可以在今后慢慢滚动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囊括科技艺术在学院、艺术机构、公共机构传播的新格局。

除了全球互联网史的文献，我们还专门为深圳做了

深圳科技发展史的文献展。由于从深圳科创局拿不到资料，我带着一群研究生从头梳理，深圳招商局领导看过展览后非常感动，说这本应该是深圳政府做的事情。深圳的科技发展史刚好和互联网四十年来发展同步，将深圳视为一个聚集着大量人才的创新型城市为其与科技艺术的关系埋下了伏笔。

过去科技艺术在当代艺术领域里有点像独立王国，但是今天，传统的艺术市场与美术馆都在重新收编它，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传统的收藏赞助系统正在重新获取被科技艺术独立出来的稳定资源，这是传统艺术市场体系和艺术展示体系对所谓的“数字革命”的一种回收。

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中央美术学院国际科技艺术教育联盟已经举办到第三届。我们一方面在努力孵化新作品，包括发表论文，一方面我们也在把工作重点转向做科普类展览。对我来说，科技艺术的推广意味着去改变当代艺术界已经相当成熟的模式，从事科技艺术的最善于学习、并且依然在努力思考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我相信推广科技艺术的意义不在艺术界本身，而在于将整个中国社会提升到更加富有创新和创造意识的学习型社会中去。

我是一个职业艺术家，如果我不当策展人，大家可能更喜欢我。作为策展人，我们感受到某种责任，如果要策展人，我所要做的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